第 52 卷 第 3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2, No. 3
2015 年 5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15

外 国 文 学 研 究

反战主题背后的履职重要性
——比尔斯《空中骑士》的双重叙事运动

申　丹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从古至今,中外小说研究一直围绕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运动展开,从各种角度挖掘其深层意义。然而,笔者发现,在不少小说的情节发展背后,还存在一个与之并行的“隐性叙事进程”。两者走向不尽相同甚或完全相反,在相互补充或相互颠覆的过程中,表达出丰富的主题意义,塑造出多面的人物形象,引发或邀请读者做出复杂的反应。在安布罗斯·比尔斯的《空中骑士》中,就存在这样的双重叙事运动。其情节发展围绕战争的残酷无情、儿子被迫弑父的悲剧展开,而隐性进程则围绕履行职责的重要性展开。我们若从头到尾追踪这并列前行的双重叙事运动,关注其既互相冲突又互为补充的复杂关系,就能更为准确地把握作品的修辞目的并更加全面地理解作品的内涵。此外,若打破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将注意力从单一叙事运动拓展到双重叙事运动,还能在多个方面发现理论创新的机遇和研究扩展的空间。

关键词:《空中骑士》;隐性进程;双重叙事运动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3-0165-09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对“叙事进程”(narrative progression)展开探讨,结合读者反应,追踪连接情节头尾和推动其中部发展的力量,这构成叙事研究的一种创新。国内不少学者也借鉴了这一方法,2014 年年底在中国知网以“叙事进程”为主题检索,可查到 150 多篇论文,其中绝大多数是近十年发表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叙事进程”研究,均围绕情节展开,这从两部奠基性著作的标题可窥见一斑:彼得·布鲁克斯的《阅读情节》(1984)和詹姆斯·费伦的《阅读人物、阅读情节》(1989)[①]。的确,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情节发展(可能包含多个层次和数个分支)就是西方批评家关注的唯一叙事运动[②];国内从古到今,叙事研究也围绕情节、人物、背景等要素展开。中外批评家从各种角度挖掘情节的深层意义;与此同时,忽略了在不少作品中存在的与情节并行的另一种叙事运动。笔者 2013 年在《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上发表论文[③],在国际上提出和界定了“隐性进程”这一概念,指出“隐性进程”是与情节并行的贯穿文本始终的叙事暗流,不同于以往批评家所探讨的情节发展的各种深层意义,因此一直被聚焦于情

收稿日期:2015-01-20

作者简介:申丹,女,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① Peter Brooks, *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 New York: Knopf, 1984; James Phelan, *Reading People, Reading Plots: Character, Progress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9.

② 诚然,从现代开始,出现了所谓“情节的淡化”。查特曼区分了传统的“结局性情节”和现代的“展示性情节”。前者中的事件以因果相连的形式朝结局发展,有一个完整的变化过程;后者则是通过一个生活片断来展现人物性格(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Ithaca: Cornell UP, 1978, pp. 45–48)。通常所说的“情节的淡化”往往是指“展示性”的情节。

③ Dan Shen (申丹), “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 Plot Development: Katherine Mansfield's ‘The Fly’”, *Poetics Today* 34.1 (2013), pp. 147–175.

节发展的批评界所忽略。纽约和伦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随后出版拙著《短篇叙事小说的文体与修辞:显性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①。然而,笔者以前倾向于用对“隐性进程”的阐释来取代前人对情节发展的阐释,忽略了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如何交互作用,有失偏颇。本文将着重揭示隐性进程如何与情节发展并列运行,在与情节的相互补充或相互冲突中,表达出作品复杂而丰富的内涵意义。本文选择的分析对象为在安布罗斯·比尔斯的《空中骑士》(*A Horseman in the Sky*, 1889)。

一、情节概要和前人的阐释

《空中骑士》是比尔斯最为著名、“最为精彩”的作品之一②,被置于其短篇小说集《军人与平民的故事》(1891)的首篇位置,后又入选多个短篇小说选集。这是一篇描写南北战争的作品:弗吉尼亚州一位名叫卡特·德鲁士的年轻人和他父亲分别加入了北方和南方的部队。德鲁士放哨时,在对面的悬崖顶上看到了敌军的一个侦查骑兵,对方已经发现了自己部队的埋伏。他想射杀这个敌人时,意外发现是自己的父亲。在思想斗争之后,为了保护埋伏中的几千战友,他射中了父亲骑的马,人和马均坠下万丈悬崖。

比尔斯自己 1861 年 4 月加入联邦军充当志愿兵,参加了南北战争,尽管他曾为反奴隶制和维护国家统一而英勇作战,但交战双方的互相残杀给他留下长久的心理创伤。战后他成为一位反战作家,写了不少讽刺战争之恐怖和残忍的作品。可以说,在英美 19 世纪的战争小说家中,“比尔斯对战争进行了最为始终如一的反讽”③。批评界普遍认为,比尔斯描写南北战争的小说是克莱恩《红色英勇勋章》(1895)面世之前的“最为出色的反英雄主义小说”④。小说中的主人公“都被困在令人费解的噩梦般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以“突如其来,而且常常是偶然发生的毁灭”为标志⑤。在欧内斯特·霍普金斯的眼里,比尔斯笔下的战争小说可视为一部小说的不同章节,“共同构成美国文学中最为经久不衰的反战文件”,连贯一致地表达同一主题:战争中的人犹如被困在陷阱里的老鼠⑥。H. E. 贝茨断言:“单是比尔斯的名篇《空中骑士》就足以让他在描写战争无意义的作家中名列前茅”⑦。不少批评家提到了比尔斯战争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即中心人物的孤立无援;S. T. 乔希指出这些人物不仅孤立无援,而且处于一种“被迫行动的状态”,“囿于一种难以忍受、无法逃脱的困境之中,最终难逃厄运——无论是死亡还是疯狂”。他将以弑父为结局的《空中骑士》作为典型例证:“卡特·德鲁士除了杀死身为敌军侦察兵的父亲之外,别无选择。”⑧A. L. 史密斯认为《空中骑士》可以加上“死去的父亲”这一副标题⑨。埃里克·所罗门认为,像埃德

① Dan Shen(申丹),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4.

② Vincent Starrett, “Ambrose Bierce”, in *Buried Caesars: Essays in Literary Appreciation* , Chicago: Covici-McGee Co., 1923, pp. 51–52.

③ Eric Solomon, “The Bitterness of Battle: Ambrose Bierce's War Fiction”, *The Midwest Quarterly* 4.2 (1964), p. 155.

④ Giorgio Mariani, “Ambrose Bierce's Civil War Stories and the Critique of the Martial Spirit”,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19.2 (1991), p. 221.

⑤ Roy Morris, Jr., “‘So Many, Many Needless Dead’: The Civil War Witness of Ambrose Bierce”, in *Memory and Myth*, ed. David B. Sachsman et. al. , West Lafayette, Ind.: Purdue UP, 2007, pp. 122–123.

⑥ Ernest Jerome Hopkins, *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Ambrose Bierce*,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1970, p. 261.

⑦ H. E. Bates, “American Writers after Poe”, excerpted in *Short Story Criticism* Vol. 9, ed. Thomas Votteler, Detroit: Gale, 1992, p. 50.

⑧ S. T. Joshi, “Ambrose Bierce: Horror as Satire”, reprinted in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44, ed. Laurie DiMauro, Detroit: Gale, 1992, p. 47.

⑨ Allan Lloyd Smith, “Can Such Things Be?” in *Spectral America*, ed. Jeffrey Andrew Weinstock,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2004, p. 74.

加·爱伦·坡一样,比尔斯的选择性很强,聚焦于某一个决定性的、最能说明问题的关键时刻,“譬如《空中骑士》中的短暂停滞,这时一个青年平静地扣动了扳机,其父亲的躯体慢慢从空中落下”。①所有这些阐释均围绕情节展开,然而,在《空中骑士》的情节发展背后,还存在一个与之并行的隐性叙事进程。

二、开头部分的双重叙事运动

比尔斯的《空中骑士》共有四章。第一章为开头部分,共有四段,这是第一段:

> 1861 年秋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弗吉尼亚州西部一条大路边的月桂树丛里趴着一个士兵,四肢伸展,脚趾顶着地面,双脚隆起,脑袋搁在左臂上。他右手前伸,已经松散的手抓着步枪(loosely grasped his rifle)。这看上去像是一个死人,但若观察他四肢摆放的位置,注意他挂在腰带后面的子弹盒还在有规律地微微起伏,就可看出这并不是死尸,他只是在执勤的岗位上睡着了。然而,要是被发现,他很快就会死去,因为死刑是对他的罪行公正和合法的惩罚。②

作品的开头聚焦于放哨时因疲劳过度而睡着了的主人公。从情节发展来看,这一段落里频繁出现的死亡指涉让读者联想到战争的残酷。我们不知道主人公的名字,仅仅看到一个“士兵”,其趴在地上的样子很像一具尸体,让人联想到战场上死去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天气的美好也反衬出战争的严酷。对主人公步枪和子弹盒的指涉则为其在情节高潮处的弑父行为埋下伏笔。从整个情节运动来说,放哨时沉沉睡去,一醒来就发现为敌军侦察的父亲,这带来了很强的戏剧性。

若仔细考察全文,可以发现在这个以反战为主题的情节发展后面,还存在一个强调履职重要性的“隐性叙事进程”。从这一角度来观察,这个士兵的责任感极强,在沉睡中,右手依然“紧抓”着枪。原文中“grasp”一词的意思是“紧抓”“紧握”;若直译,“loosely grasped”就是“松散地紧抓着”,这一矛盾修辞法同时在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里起作用。对于情节而言重要的是“松散地”这一副词,表达主人公在战场上的极度困倦;而在隐性进程里起作用的则是“紧抓着”,强调主人公极强的责任感。这一片段看上去连贯一致的最后一句话“要是被发现,他很快就会死去,因为死刑是对他的罪行公正和合法的惩罚”,在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里含义也不尽相同。在情节发展中,叙事重点落在死刑这样的严酷惩罚上,让读者联想到战争中你死我活的残忍;而在隐性进程里,叙事重点则落到“罪行”“合法和公正”等词语上,体现出全知叙述者的价值判断,强调的是履职的重要性和失职的无可原谅。

接下来是对周围环境的描写,放哨的士兵位于一个悬崖上面凸起的地方,“若是有石头从悬崖边缘滑落,就会直降一千英尺,落到谷底的松树上”;他只要往悬崖下看一眼,就可能会头晕目眩;悬崖下面的“山谷好像是完全封闭的,让人禁不住想弄明白那条路是怎样通向谷中又是怎样通向山外”(27—28)。全知叙述者评论道:

> 没有哪个地方会如此荒凉、如此险峻,然而,男人们会把这里变成战争的舞台。在山谷底部的树林里,隐匿着联邦部队五个兵团的士兵,这个山谷像是个军事捕鼠器,只要有五十来人把住出口,就足以困住一个部队,迫其投降(that military rat-trap, in which half a hundred men in possession of the exits might have starved an army to submission)。前一天昼夜行军的队伍正在此处休息。夜幕降临时,他们会再次上路,攀爬到那个渎职哨兵所在的悬崖顶上,然后顺着另一边的山脊往下走,在午夜时分进攻敌军营地。这条路正好通向敌营后方,他们希望利用地势突然袭击。万一行动失败,他们将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而且,只要敌军偶尔发现他们的行踪,他们就注定会失败。(28)

对情节发展而言,这些文字描述了战争环境的艰苦险恶,哨兵所在部队的行动目的,以及可能遭遇的危险。然而,在隐性进程里,这些文字则重在为哨兵履职弑父作铺垫:作为敌军侦察兵的父亲发现哨兵所在部队的行踪之后,如果哨兵不果断杀

---

① Solomon, “The Bitterness of Battle”, pp. 150 - 151.

② Ambrose Bierce, “A Horseman in the Sky”, in *Civil War Stories* , New York: Dover, 1994, p. 27,全文为 27—32 页,下面引用时将以文中注标示页码,为节省篇幅,未保留段落标记;笔者自译,译文参考了程闰闰译:《空中骑兵》,载 A. 布尔斯著:《鹰溪桥上》,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1—89 页。如果直接引用译文,则采用脚注。

死父亲,整个部队的行动就会失败,五个兵团的数千将士就会遭受灭顶之灾。原文中"that military rat-trap, in which half a hundred men in possession of the exits might have starved an army to submission"没有说明我方和敌方,而是采用了中性词语:"军事的"(military),"男人们"(men),"一个部队"(an army)。中译者将这些文字翻译成"外围的各个出口散布着五十个足以困住敌军以迫其投降的士兵"①。这一译法考虑的是情节发展,出发点是哨兵所在部队的行动目的。然而,从隐性进程来说,这些文字则意在表达如果五十个敌军士兵把住了出口,就会将哨兵所在的整个部队置于险境,为哨兵后面的履职弑父铺路搭桥。

三、中间部分的双重叙事运动

中间部分由第二和第三章构成。第二章首先介绍了相关背景,这个哨兵名叫卡特·德鲁士,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这个西部山区,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独子,有很好的教养和品行。一天早晨儿子突然"平静而严肃地"跟父亲说自己要加入北方联邦的队伍(而当时弗吉尼亚州因反对取消奴隶制而加入南方邦联)。父亲"默默地看了儿子一会,回答道:'去吧,先生,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履行你心目中应尽的职责。既然你背叛了弗吉尼亚,这个地方只能不指靠你了。医生已经告诉你,你母亲病危,顶多还能再活几星期,时间很宝贵,最好不要打搅她。'卡特·德鲁士恭敬地向父亲鞠了一躬,父亲也庄严地回了礼,以掩盖他那破碎的心。"(28)对于情节发展来说,父子间的对话体现出战争的残酷,把好端端的一个家庭拆散,儿子不得不背叛自己所在的州,令父亲心碎,也无法陪伴病危的母亲;且为了不让母亲伤心,还不能跟母亲告别。而在隐性进程里,主题则是职责高于一切。父亲之所以忍着心碎,支持儿子背叛自己的家乡且抛下病危的母亲去加入联邦部队,是因为他认为儿子应该履行自己心目中的职责。在情节发展里,父亲从此处的心碎到后来被儿子杀害,构成一个带有较强悲剧性的形象。但在隐性进程里,父亲则是职责的化身,不仅不带悲剧性,而且形象高大,乃至被神化(详见下文)。

对于隐性进程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父亲的临别叮嘱"去吧,先生,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履行你心目中应尽的职责。"这句话的原文是"Well, go, sir, and whatever may occur do what you conceive to be your duty"。中译文则是"去吧,卡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去做你认为自己应该做的吧"②。原文中,父亲对儿子的称呼不是"卡特",也不是"儿子"(my son),而是"先生"(sir),这既减弱了亲情色彩,也给父亲的叮嘱增添了威严,译文没有保留这样的称呼。父亲的叮嘱强调的是职责,而译文强调的则是个人意志。就围绕战争的残酷展开的情节发展而言,这些改动无伤大雅;而对于围绕职责重要性展开的隐性进程来说,这样的改动则令人遗憾。值得一提的是,对父亲临别叮嘱的误译还可能会导致对整个作品主题意义的误解。《美国核心价值观的赞歌》一文提出:"这个作品的主题和基调都在张扬和诠释一种典型的美国个人主义精神——'无论发生什么事,做自己认为该做的'"③(详见下文)。

尽管卡特·德鲁士十分忠于职守,但放哨时实在太疲乏——"疲倦强于决心,让他在哨位上睡着了"(29)。在情节发展里,"决心"一词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体现战争之艰难的"疲倦";而在隐性进程里,重要的则是履职的"决心",该词跟哨兵睡梦中仍然"紧抓着"枪暗暗呼应,强调哨兵的高度责任感。此时,出现了这样的描述:"究竟是一个好的还是一个坏的天使进入了他的睡梦把他拉出了这种罪恶的状态,谁知道呢?"(29)从隐性进程的角度来看,把哨兵拉出渎职的"罪恶",使他得以履行职责的天使无疑是好的或有益的天使。然而,从情节发展的角度观察,把哨兵唤醒,使他不得不杀死身为敌军侦察兵的父亲则是坏的

① 程闰闰译:《空中骑兵》,《鹰溪桥上》,第82页。

② 程闰闰译:《空中骑兵》,《鹰溪桥上》,第83页。

③ 魏亚宁、傅晓微:《美国核心价值观的赞歌——〈空中骑士〉主题新解》,《成都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73页。

或有害的天使①。不难看出,只有从双重叙事运动的角度,才能较好地理解全知叙述者权威性的评论中出人意料的模棱两可。醒来的德鲁士“右手本能地握紧了枪杆”(28),这在情节发展里无关紧要;然而,在隐性进程里,这些文字则跟“紧抓着枪”、父亲的临别叮嘱、履职的“决心”等相呼应,构成同一中心链条上的重要环节。

德鲁士醒来后看到了一个充满艺术性和神圣氛围的景象:

> 在由悬崖绝壁构成的巨大底座上的边缘位置,一名骑在马上的士兵定格在那里,在天空的映衬下,构成一具骑士雕像,十分庄严,给人印象深刻。人骑在马上,身形笔直,颇具军人气概,但又像是大理石上雕刻的希腊神像,巍然不动。……一支卡宾枪的枪身横在马鞍的前鞍桥上,骑兵的右手稳稳地紧握着枪柄……天空的映衬,加上德鲁士对近敌产生的紧张情绪,位于崖顶的人和马显得高大无比。(29)

不难看出,父亲的形象十分正面,充满英雄气概,令人敬畏。从情节发展来说,父亲的形象越正面,德鲁士在战争中被迫弑父的悲剧性就越强,就越令读者感到悲哀。然而,从隐性进程来说,由于最后促使德鲁士下决心履职弑父的正是父亲的临别嘱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履行你心目中应尽的职责”,父亲的形象越高大,父亲的叮嘱就越有力量,德鲁士的行为就越能让读者理解。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沿着不同的轨道走,两者既相互补充又相互颠覆,表达出丰富的主题意义,产生较强的文本张力,引发读者复杂的反应。

这时候,“德鲁士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的奇怪感觉,他好像一觉睡到了战争的结束,仰望着那位在高处的人马构成的缅怀过去英勇行为的艺术品,而他成为了其中可耻的一部分”②。在情节发展中,德鲁士的幻觉(战后观赏艺术品中的勇士与马)与现实(被迫亲手杀害父亲与马)之间的冲突增加了战争带来的悲剧性,而他放哨时睡着了则是无关紧要的细节。与此相比,在隐性进程里,最为重要的是放哨时睡着了的“可耻”:不仅代表作者立场的全知叙述者把这种渎职视为“罪行”,而且德鲁士本人也深感这种行为的“可耻”,这也在为后面的履职弑父作铺垫。

就在德鲁士举枪瞄准了敌军骑兵准备射击时,骑兵转过了头朝德鲁士埋伏的方向张望,“好像直盯着他的脸、他的眼睛,以及他那颗英勇而善良的心”(30)。德鲁士的脸一下变得苍白,四肢颤抖,一阵头晕目眩,枪从手中滑落,头也垂落到地上,“强烈的情感几乎让这个勇敢的男人和坚强的战士晕厥过去”(30)。叙述者有意卖关子,暂时隐瞒了骑兵是德鲁士父亲的事实,以制造悬念和戏剧性。但德鲁士已经认出父亲,此时他强烈的情感反应说明他深深地爱着父亲。在情节发展里,儿子对父亲的深爱与父亲的高大形象相呼应,加强了父亲在战争中被亲生儿子杀死的悲剧性,为反战主题添砖加瓦。然而,在隐性进程里,德鲁士对父亲的深爱是他执行杀敌任务的严重阻碍,当他克服阻碍而履职弑父时,则更能说明职责高于一切。

很快,“德鲁士的脸就从地上抬了起来,双手重新握住了枪,食指摸索到了扳机;他头脑清楚,目光清晰,良心和理智都很健全(conscience and reason sound)”(30)。德鲁士无法抓住对面悬崖上的敌人,也不能惊动他,以防他回去通风报信,给自己的部队带来灭顶之灾。“这个军人的职责很清楚:他必须从潜伏处将对面的男人直接击毙——不能警告,不能有片刻的精神准备,甚至不能默默祈祷,只能让他就这么死”(30)。从情节发展来看,这充分体现了战争的残酷。儿子是在头脑清醒且充满良心的状态下被迫亲手杀害父亲;父亲死前连祈祷的机会都没有,这样罪过得不到赦免,灵魂也无法安息,令人哀叹。与此相对照,对隐性进程而言,德鲁士在头脑清醒和充满良心的情况下履职弑父,则更能说明职责高于一切,令人钦佩。

这时,德鲁士突然想到父亲可能没有发现隐匿在谷底的部队,那样就不用伤害他,可往谷底一看,却发现有士兵到毫无遮掩的小溪去饮马,已经暴露无遗。

> 德鲁士从谷底收回目光,重新瞄准了空中的人和马,但这一次枪口对准的是马。在他的耳中,宛如

① 原文中的形容词是“good”和“bad”,也可翻译成“有益的”和“有害的”。

② 程闰闰译:《空中骑兵》,《鹰溪桥上》,第 84 页。

> 神圣的命令,响起了父亲的临别叮嘱:“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履行你心目中应尽的职责。”他现在很镇静,坚定但并非僵硬地咬紧了牙关;他的神经像熟睡的婴儿那样的安宁——身上的肌肉没有任何颤抖;他的呼吸平稳而缓慢,直到瞄准时屏住呼吸。职责战胜了一切;他的精神在对身体说(the spirit had said to the body):“平静,安静(Peace, be still)。”他扣动了扳机。

在情节发展里,这一场景充分体现了战争的残酷,连亲生父子都不得不自相残杀。儿子既“善良”又有“良心”,但在战场上杀死父亲一点都不手软;对婴儿的指涉令人联想起父亲的养育之恩,而射杀亲生父亲的儿子则是那样的安宁和平静,读来让人禁不住有点毛骨悚然。然而,在隐性进程里,德鲁士的行为则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真正促使他履职弑父的是父亲的临别叮嘱。父亲的形象不仅高大,且被神圣化。① 在西方,天空/天堂是天神和上帝所在之地。悬崖顶上的父亲被描述成“在空中”(in the sky);他的叮嘱被形容为“神圣的命令”(divine mandate);把德鲁士从睡梦中唤醒的是“天使”。此外,德鲁士开枪前对自己身体下的命令“Peace, be still”重复了《圣经》马可福音第 4 章第 39 节里同样的文字②。这是基督在船上遭遇狂风大浪时对大海下的命令,话一出口,即刻风平浪静。对德鲁士的身体下命令的是“the spirit”(请比较 his spirit),这也使人联想到指涉上帝的“the Holy Spirit”(圣灵),从而使履职的命令进一步神圣化。经过激烈思想斗争之后,为了执行父亲本人和上帝给他下达的“神圣的命令”,为了保护五个军团数千人的生命和保证自己部队行动的成功,德鲁士履行了哨兵的职责。射杀父亲时他的镇静与平和说明他履职的决心,说明职责高于一切,这是隐性进程旨在表达的主题。此外,神圣化的手法也使隐性进程带上了寓言色彩,使这一作品在某种意义和一定程度上构成强调职责重要性的寓言。

接下来的第三章聚焦于万丈悬崖脚下不远处德鲁士部队一名军官的观察和反应。当他边走边往悬崖顶上张望时,惊讶地发现“一个马背上的男人正从空中往山谷里飞骑下来!”(31):

> 这位骑士像军人那样笔直地坐在马背上,两腿稳稳夹住马鞍,一面紧拉缰绳,以防马过于猛烈地俯冲。他头上没戴帽子,长发像翎毛一样向上飘扬。他的双手被马匹飘起的鬃毛所遮盖……对于空中骑士这一奇异景象,军官心里充满惊诧和敬畏,都有点相信自己是上帝选中来见证新的天启(Apocalypse)的。那一刻,他被内心强烈的情感所震慑,双腿一软,倒在地上。几乎与此同时,他听到树林中轰然一响——这声响突然沉寂,没有一点回声——一切又平静如初……振作起来之后,他快步斜着跑到离悬崖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去寻找他看到的那个男人,自然没法找到。在他看到奇异景象的那一片刻,他的想象力只顾去捕捉那非凡的空中骑术所显现的优雅和从容,以及其行动的目的,而完全没有想到那空中骑士是垂直着往下行进(march),就在悬崖脚下他可以找到他寻找的目标。(31)

从情节发展来看,这个见证父亲死亡的军官起到强化悲剧气氛的作用。军官看到的是与战争和死亡无关的空中神奇的骑术。由于父亲的军帽在坠落过程中被吹跑,且父亲握枪的手和枪也为鬃毛所遮盖,军官眼里出现的是一位“骑手”(a man on horseback; a rider; a horseman),而不是一名军人。军官心中充满对天神、天启和空中骑术的敬畏和惊诧,关注的是空中骑士的优雅和从容,认为这是有“目的”的自主行动。而现实情况则是:在战场上,父亲和儿子作为敌我双方狭路相逢,父亲在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儿子杀害。儿子开枪后,父亲和马从崖顶坠落,在万丈悬崖下粉身碎骨。父亲和马在树林中坠毁的轰然一响和那声响的突然沉寂(died without an echo)令读者毛骨悚然。军官看到的神奇的和平画面与残酷战争现实的冲突产生强烈的反讽效果和悲剧效果。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隐性进程,则会看到另一番景象。对于隐性进程至关重要的是另外一些文字:父亲在坠落过程中依然在履行自己军人的

---

① 作品的标题是“空中骑士”,对于情节发展来说,这样的标题增添了戏剧性;但对于隐性进程而言,这一标题起到帮助将父亲的履职叮嘱神圣化的作用。父亲第一次出现在德鲁士视野中时,重复出现了“在天空的映衬下”这一状语,悬崖顶上半空中的父亲被比喻成希腊的天神。

② *The Holy Bible: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Wheaton, IL: Crossway Books, 2002. Mark 4 p. 39.

职责:两腿稳夹马鞍,紧拉缰绳,努力控制住自己的马,使马在坠落过程中也保持了在陆地上“行进”的状态。军官眼中父亲的神圣化和心中对神的敬畏感与前文中父亲的神圣化相呼应,使父亲的形象显得更加高大,也使父亲的履职叮嘱更有力量和权威性。父亲坠落时的优雅从容与儿子开枪时的安宁平静相呼应,给儿子的遵父嘱尽职责增添了平和感和正义感,进一步说明职责高于一切。

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沿着不同轨道前行,相互冲突,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在互动中产生文学作品特有的矛盾张力,表达出丰富的主题意义,邀请读者做出复杂的反应。

四、结尾部分的双重叙事运动

结尾部分由第四章构成,这是其全部文字:

> 开枪射击之后,列兵卡特·德鲁士重新给枪装上子弹,又开始了监视。不到十分钟,一名联邦中士小心翼翼手脚并用地爬了过来。德鲁士没有回头,也没有看他,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好像没有意识到。“你开枪了吗?”中士低声问道。“是的。”“打中什么了?”“一匹马。它当时站在那边的岩石顶上——远处的那个。你看,它已经不在那里了。掉到悬崖下面去了。”这个男人脸色苍白,却没有流露出其他情感的迹象。回答完问题之后,他转过头去,一声不吭。中士不明白其中缘由。“听着,德鲁士,”沉默了一会后,中士说道,“别故弄玄虚。我命令你向我报告。马上有没有人?”“有。”“什么人?”“我父亲。”中士站起来走开。“天哪!”他说。(32)

对于围绕反战主题展开的情节发展而言,结尾部分除了对轼父行为的揭示,更为重要的是:“德鲁士没有回头,也没有看他,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个男人脸色苍白……他转过头去,一声不吭。”全知叙述者在这里采用了“德鲁士”和“这个男人”来指称主人公,而没有用“列兵”“哨兵”等军人指涉,这更容易让人想到德鲁士作为儿子的身份。在杀死父亲之后,儿子内心非常痛苦,这从他的异常表现和苍白的脸色可以见出。然而,由于受到围绕职责重要性展开的隐性进程的制约,作者没有在德鲁士的内心煎熬上下太多笔墨,而只是点到为止,但读者已足以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对于隐性进程而言,更为重要的则是“开枪射击之后,列兵卡特·德鲁士重新给枪装上子弹,又开始了监视”。尽管射杀的是亲生父亲,但身为“列兵”的德鲁士却没有因为情感困扰而忘记自己的职责,立刻给枪上膛,继续执勤。从指称来说,德鲁士名字前面加上的“列兵”一词是多余的,之所以采用这一赘词,显然是为了突出其军人身份。前来探询的联邦中士先是“小心翼翼手脚并用地爬了过来”,在得到德鲁士的回答之后,则是放心大胆地“站起来走开”,这从一个角度体现出德鲁士用履职弑父换来了自己部队的安全。

中士最后说的“Good God!”,是英语国家的人生活中常用的惊叹语(除了“天哪!”,还可翻译成“啊呀!”“好家伙!”等)。它既可表达对弑父这一战争导致的人间悲剧的哀叹,也可表达对哨兵排除亲情的干扰而坚定履职的感慨。在情节发展里,起作用的仅仅是前者;而在隐性进程里,后者也起较为重要的作用。这两种含义在文中共存,在矛盾冲突中帮助表达作品丰富的主题意义。

五、不同隐含作者对待履职的不同立场

在中外文学传统中,都有文如其人的说法,批评家也容易对一个作家形成某种固定的看法。与此相对照,美国学者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1961)中提出了“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和“真实作者”(real author)的区分;前者是一个作品创作过程中的作者(这一作品会“隐含”这一创作者的特定形象),后者则是日常生活中的同一人;两者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立场和态度。① 此外,一个人名下的不同作品有不同的隐含作者,这些隐含作者也常常会表现出不尽相同的立场和态

① Wayne C.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61. “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引起了不少误解,笔者曾对之加以澄清,参见 Dan Shen(申丹), “What is the Implied Author?” *Style* 45.1 (2011), pp. 80–98; Dan Shen, “Implied Author, Authorial Audience, and Context”, *Narrative* 21.2 (2013), pp. 140–158;申丹:《何为“隐含作者”?》,《北京大学学报》2008 年第 2 期,第 136—145 页。

度,但这种差异容易为批评界所忽略。

不少批评家将比尔斯的《空中骑士》与比尔斯同年发表的另一作品《峡谷事件》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均旨在抨击战争的残酷和无意义,反讽为了履职尽责而杀死亲人的愚蠢行为。① 如果我们单看情节发展,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两个作品主人公的家庭和其所在的州都捍卫南方的立场,而他们自己则加入了北方的部队;在与南方部队交战时,一个为了履职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另一个则为了履职而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然而,如果我们将视野拓展到情节后面的隐性进程,则会看到这两个作品的本质不同。《空中骑士》中有两个并列前行的叙事运动:情节发展沿着这些批评家眼中的轨道走,而隐性进程则将履职加以神圣化,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强调职责重要性的寓言。与此相对照,《峡谷事件》中仅有情节发展这一个叙事运动,仅仅意在讽刺带来家庭毁灭的愚蠢履职。

《峡谷事件》以将军和上校的对话开头,前者问后者其部队中“英勇的库尔特是否愿意把他的一门大炮架在这里?”②而后者觉得前者在开玩笑,因为在这个很窄的峡谷里,只能架一门大炮,敌军却有 12 门,寡不敌众,等于是送死。但将军下令这么做,上校和库尔特明知这个命令很荒唐也很残忍,却只能服从,其结果是造成了库尔特部下的严重伤亡,而库尔特尽管没有死,却亲手炮轰(或至少是亲自指挥炮轰),击中了自己的家(敌人的大炮就架在他家门前的草地上),打死了自己深爱的妻子和幼儿。将军之所以下达这个既荒唐又残忍的命令,却是出于狭隘自私的嫉妒心和报复心。他曾与库尔特的妻子有染,被告到指挥部后,受到调离的处罚,他想借战争之刀杀死库尔特,并利用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让库尔特亲手毁灭自己的家和家人。

不难看出,《峡谷事件》的隐含作者和《空中骑士》的隐含作者对待军人履职持大相径庭的立场。比尔斯的另一作品《一种军官》(*One Kind of Officer*)跟《峡谷事件》一样,仅有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运动,也对军人盲目履职的行为进行了强烈反讽。以往的批评阐释由于仅看情节发展,而忽略了《空中骑士》与这两个作品在军人履职这一问题上所持的截然不同的立场。

在阐释《空中骑士》时,倘若仅看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运动,还可能会在另一个方向上有失偏颇。例如,上文曾提及的《美国核心价值观的赞歌》一文在解读情节发展时,十分关注“作者对空中骑士的美化和神化”,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篇小说的基调是歌颂某种精神,而不是揭露战争的无意义。由此,上述美国批评界关于《空中骑士》主题的基本观点,大多站不住脚。”③然而,如果我们能同时看到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就会看到作品既强调了职责的重要性(但并非该文所说的歌颂“个人主义精神”),也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和无意义。

结 语

由于长期批评传统的影响,对比尔斯《空中骑士》的研究一直围绕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运动展开。而实际上,在这一小说中,像在其他很多小说中一样,在情节发展的背后还存在一个贯穿文本始终的隐性叙事进程。对于情节发展无关紧要的文本成分,之于“隐性进程”则可能至关重要,反之亦然。在不同作品中,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构成不同性质的主题关系,有的呈补充性质,有的

① 参见 Joshi, “Ambrose Bierce: Horror as Satire”, pp. 44 –47; Roy Morris, Jr., “‘So Many, Many Needless Dead’: The Civil War Witness of Ambrose Bierce”, in *Memory and Myth*, ed. David B. Sachsman et. al., West Lafayette, Ind.: Purdue UP, 2007, pp. 122 – 123; David Yost, “Skins before Reputations: Subversions of Masculinity in Ambrose Bierce and Stephen Crane”, *War, Literature, & the Arts* 19.1 – 2 (2007), pp. 249 – 252; Lawrence I. Berkove, “The Heart Has Its Reasons: Bierce's Successful Failure at Philosophy”, *A Prescription for Adversity: The Moral Art of Ambrose Bierce*,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P, 2002, pp. 64 –65.

② Ambrose Bierce, “The Affair at Coulter's Notch”, in *Civil War Stories*, New York: Dover, 1994, p.69,全文为 69—76 页。

③ 魏亚宁、傅晓微:《美国核心价值观的赞歌》,第 74 页。

则呈颠覆性质。① 在《空中骑士》中,两者既互为补充又互为颠覆,产生文学作品特有的矛盾张力和语义密度。在存在双重叙事运动的作品中,如果仅仅关注情节发展,而忽略其背后的叙事暗流,就会片面理解甚或严重误解作品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结构技巧。若要更为准确和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些作品,我们需要沿着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这一明一暗、并列前行的两条轨道分别追踪连接叙事头尾和推动其中部发展的力量,并关注这两种叙事运动之间的交互作用。

以往的情节结构模式和其他叙事结构模式、叙述诗学模式和叙事进程模式都是以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运动为基础建构的。在发掘出情节后面的另一种叙事运动之后,就为这些理论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机遇;我们可以建构一系列用于涵盖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这双重叙事运动的理论模式。② 就读者认知而言,当读者逐渐看到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时,就会观察到作品所表达的另一种主题意义、别样的人物形象和相异的审美效果,从而需要不断调整和修正自己对作品的反应。这是以往的读者认知研究未能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给拓展这方面的研究留下余地。此外,隐性进程在情节背后的存在对翻译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样的文字在这两种叙事运动中经常会表达出不同的意义或者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对于隐性进程至关重要的文字,对于情节发展往往无关紧要,因此常常被译者省略或者有意无意地加以变动。而局部处理的不妥,也许会导致整个隐性进程在译文中不复存在。从情节发展来看相当到位的翻译,从隐性进程的角度观察则可能存在较大问题,这也给翻译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层面。也就是说,当我们打破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把视野从单一叙事运动拓展到双重叙事运动之后,不仅对作品的主题意义和人物形象可以达到更为准确和更加全面的了解,而且还可以在多个方面开辟研究的新天地。

The Importance of Duty Behind Anti-War Theme: Dual Narrative Movement in Bierce's *A Horseman in the Sky*

Shen D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investigation of narrative fiction has been concerned with one narrative movement——the plot development, trying from various angles to discover its deeper levels of meaning. But in many fictional narratives, there exists a covert progression paralleling the plot development. In Ambrose Bierce's *A Horseman in the Sky*, there is found such a dual narrative movement. Behind the plot development centering on the cruelty of war and the tragedy of a soldier's having to kill his father, the covert progression focuses on the importance of carrying out one's duty. If we trace the two narrative movements throughout and explore their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of tension, contradiction and mutual supplementation, we will come to a better and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hetorical purposes of the implied author and the thematic significance of the text. Moreover, if we break free of the bondage of the long critical tradition and extend attention to the dual textual dynamics and the corresponding dual readerly dynamics, we will be able to discover opportunities for innovative research in many relevant areas.

Key words: *A Horseman in the Sky*, covert progression, dual narrative movement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参见 Dan Shen, "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 Plot Development"; Dan Shen,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② 参见 Dan Shen, "Dual Textual Dynamics and Dual Readerly Dynamics", 将发表于美国 *Style* 期刊。